

燕行錄全編

弘華文 主編

第一輯

4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江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燕行錄全編

弘華文 主編

第一輯

4

· 桂林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録

朝天記(許筠)

一

荷谷先生朝天記(許筠)

一〇五

甲戌朝天録(許筠)

二〇七

朝天日記(趙憲)

二四九

東還封事(趙憲)

三二三

朝天日記(金誠一)

三五三

朝天録(金誠一)

三七九

丁丑行録(崔岵)

三八七

燕行錄全編

辛巳行錄(崔豈)

三九七

甲午行錄(崔豈)

四一一

燕行文檔(崔豈)

四二九

朝天錄(李廷馨)

四九九

朝天記

許筠

許筠(1551—1588)，字美叔，號荷谷。朝鮮明宗六年，明嘉靖三十年生，朝鮮宣祖二十一年，明萬曆十六年卒。

筠二十二歲權知承文院副正字，俄選藝文館檢閱，文學詞章，有聲於朝。萬曆二年(1574)，朴希立爲賀聖節使赴燕京，許筠自請爲書狀官同行。校書館著作趙憲隨團燕行。筠、憲俱有《燕行錄》傳世。

筠回國授弘文館修撰。萬曆十年(1582)，以遠接使李珥之從事官，迎大明誕生皇子頒詔使黃洪憲、王敬民於義州。有《荷谷集》四卷傳世。

許筠《荷谷先生朝天記》沿途蒐訪，按轡詢咨，有得於聞見者備錄，故於遼東楊照、李成樑、戚繼光、建州女真等消息多有筆記。關於嘉靖丞相夏言之被殺，多可補史書之未備。至於在朝當萬曆面從容專對，退而與諸大夫論辯典章制度，又栩栩如生。且有燕行詩若干，由其弟筠褒輯而成一帙。卷末有許筠手蹟。

人既跋美叔燕山紀行詩又聞
有朝天錄從美叔亟徵焉讀之
累日而不厭作而歎曰美哉憚
而詳也夫自肅慎以北燕雲以
東數千里間山川風景盡在吾目
中非美叔之敏識何以得此予嘗
謂幸逢天下無事之時玉帛梯
航無遠不通士君子生於下國得
奉聘觀之命修使事于

天子之庭從容專對退而與賢士大
夫揖讓周旋于以攷制度禮樂

之盛觀文物衣冠之懿以快吾
心胸甚樂事也然而余見世之人
多齷齪少奇節安於固陋而憚
於跋涉聞有使命則縮然而憂
出國門惘有可憐之色並目而馳
促期而返汲汲焉惟遄歸之為急
則他固不足論也美叔年甫弱冠
已能盡讀天下書以文學詞章有
聲於朝著又欲足履中國之界
以盡天下之奇觀聞朝廷選使
介對衆有願行語銓官舉而遣

之則其志向已非淺矣於其行也又能沿途搜訪按轡詢咨凡有得於聞見者備錄而悉記之間亦發之諷詠之間積成編帙使讀之者豐之而忘倦觀其撫華表而懲鶴言之荒誕過首山而詆唐宗之黷武景仰醫閭徘徊孤竹之墟像想神禹之績挹二子之清風悠然有千古不盡之遐思登臨山海高眺乾坤盪滌平生芥滯之胸襟暨八

皇都宮

室城池之壯麗舟車百物之湊集人士四方之交會其所見益大而所得益富矣至於遇葉本達之符歷正學書院弭節于首善之館能孤倡正大之論以抗羣咻而不震不沮所謂自及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非耶无可尚也已昔周之時列國聘使之士甚衆而至今獨美吳季之觀樂若美叔者其聞季子之風而興起者歟余於是記嘉嘆之不足既卒業仍叙其卷首而歸之

若其論議之或不能無未盡處而
有待於講廟者羨叔於後日當
自得之茲不暇贅云丁丑暮春遠
志山人書于石壁精舍

荷谷先生朝天記上

萬曆二年甲戌五月十一日巳晴余以書狀官隨聖節使朴公希立赴京時與諸乾川洞家辭兩親早朝入闕懇報漏門右偏崔注書雲溥李掄閔純仁尹修撰晁洪著作進洪佐郎翼世李佐郎潑許注書銘金檢閱醉相繼來見因設小酌質正官趙憲汝式亦來同話最後礪城君及金正郎李元俱至叙別辰時拜辭上命賜一行人負酒于賓廳訖百官行拜表禮使隨表閣出自勤政中門余與質正官及上通事宋大春皆在後從之由崇禮門詣慕華館行揖禮于三公西壁還于依幕鄭叅議惟一來見已而韓佐即準請相面忿忿叙話沈叅判義譚在承文院幕選見余與汝式往赴仍見著作慎彦慶正字丁允祐副正字具應瑞金齊賢權知正字韓孝胤洪宗祿鄭淑男沈喜壽宋璫金憫成泳權寔洪仁恕查對畢余監封畧事完被舍人所招先與李叅判希倫李叅議拭相見訖赴舍人幕在坐者李叅判後白尹右尹根壽洪叅議天民鄭叅議惟一暨舍人鄭芝符各行酒而罷成副正子沆在館西隅苦請余酒一杯而余辭去

親舊之餞于松間者閔正忠元金直長乾礪黃進士赫金學諭景生韓佐郎伯厚崔判官混洪佐郎可臣李佐郎潑姊兄朴舜元李主簿藏金正郎孝元洪正字迪是時余已昏醉聘君在沙岷底召余余歷拜焉聘君與李父奉事公成虞侯鑄具別坐英俊韓判官濟李書房寶命俱佩酒欲餞余余頭重目眩不能了敬卧移晷竟未得舉一觴可恨晚始能起踰岷到洪濟院遶遶書房克誠克敬兄弟再從兄叅奉禎宗先芑李叅奉友仁及朴彦崇成潤博閔庵等先至以待因日暮暫與相見歷迎曙暉到碧蹄日已沒矣同年李生負竊自城山來見廿二日乙酉晴朝與郡守李忠元察訪禹天機相見後向坡州近來二十餘日不雨旱氣太甚埃塵漲天來牟盡悴而色黃穗短水田則皆作龜背形青秧如針然為風所搖搖不忍視諺云軍籍之後必有凶年意者多致怨氣而然歟昨日聞禮曹將舉祈雨節目云此特文具之末耳曷若君人者惕厲警動有如桑林之六責則仁愛之天必有可回之理而今則不然噫畏天命而悲人窮者安得見於叔季之世乎宜其

治道日降而終無挽回之時。乙午間抵坡州館少憩。舊館人申有良來謁。余裁書二道。一則傳家君書扇。于白同知仁傑。一則遺李太諫珥叔獻。二公皆有報書。叔獻又有別章五言近體五篇。以貽余。午後使與主牧柳從善共坐滴翠亭。招余及汝式亭在東廂左偏。而差北亭扁乃吳天使希孟所書。字畫稚澁而在。處輒為揮洒。丁卯歲許檢討國見之而笑曰。吳公真可謂喜書者也。酒數行。尹獻納卓然自牛峰縣覲親。而上京邀與共坐。獻納乃余之從姪兄也。相見而喜。各行酒。馮余問一路事於獻納。蓋獻納曾於前年赴帝都而新返也。已而獻納辭去。余亦歸所館。得兩親書。夕招安廷蘭令賦詩。

十三日丙戌晴早朝。發坡州到栗谷訪李叔獻。谷在州西十六七里。許叔獻以病尚未起。命姪子邀余入書室。以候久而出。來觀其顏色。與前月稍異。頗為懃悴。與之對坐。先及時事為之嗟吒。次論理氣一本人心道心四端七情心統性情無極太極明德是本心良知非天理及困知記不可輕等說。極似穩洽。少馮叔獻出聖學輯要草本一冊。以示余。蓋欲以進于

九重也。其書始引中庸首章大學經文。弁其端而標之曰。統說以明為學體用之俱備。次則以脩己為綱。而其目則曰。總論脩己曰立志。曰收斂。曰窮理。大要列經傳聖賢緊要之言於上。而附諸說於下。末斷以己意條理。井然不為支蔓之辭。而大意已躍如焉。真可謂難得之書也。但功緒纔就而尚未畢。功叔獻謂余曰。若成書則可釐為三卷矣。其窮理以下則欲以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次茅橐分而為說云云。其中論立志處。一款語意極精切。中學者之病余請錄其全文。文曰。臣按志者氣之帥也。志一則氣無不動。學者終身讀書。不能有成。只是志不立耳。志之不立。其病有三。一曰不信。二曰不智。三曰不勇。所謂不信者。聖賢開示後學。明白諄切。苟因其言。循序漸進。則為聖為賢。理所必至。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彼不信者。以聖賢之言為誘人。而設只玩其文。不以身踐是故。所讀者聖賢之書。而所蹈者世俗之行也。所謂不智者。人生氣稟有萬不齊。而勉知勉行。則成功一也。踊躍尊埋。孟子所嬉。而卒為亞聖。暮歸喜獵。程子所習。而卒為大賢。何必生知。然後乃可成德。

乎彼不智者自分資質之不義安於退托不進一步殊不知進則為聖為賢退則為愚為不肖皆所自為也是故所讀者聖賢之書而所守者氣稟之拘也所謂不勇者人或稍知聖賢之不我欺氣質之可變化而只是恬常滯故不能奮勵振發昨日所為今日難筆今日所好明日憚改如是因循進寸退尺此不勇之所致是故所讀者聖賢之書而所安者舊日之習也人有此三病故君子不世出六籍為空言嗚呼可勝痛哉苟能深信聖賢之言矯治不義之質實下百千之功終無退轉之時則大路在前直指聖域何患不至乎人以眇然一身參天地而並立其任之重至以位育為能事故匹夫而得其君尚以一夫之不被譴為己憂况人主都君師之位負教養之責為四方之標準一念之差至於害政一言之失至於僨事志乎道遵乎道由是而使一世為唐虞由我也志於德趨於德由是而使一世為叔為季亦由我也志之所向人主尤不可不慎也薛文清曰吾心誠有志於學天其遂吾願乎又曰學不進率由於因循伏惟殿下留意焉叔獻此文可為人君之藥石而學子之

軌範所當玩味而反復者也時日已高余迫於展墓與叔獻別陟其後岡登所謂花石亭者其舍新創而未構間架馬亭之前俯帶臨津一水遠挹西界群山雖以敞豁而但勢過高亢不堪久居大抵叔獻之來此本欲廣闢田園完聚宗族以為同居之計而事不如意家業伶仃饘粥不繼誠可憐憫今之時有如此之人而使之食貧於窮谷之中世道不可知也已渡臨津行六七里拜五代祖護軍公墓夫人崔氏同祠墓南有小碣前記職銜後書歷官遷次子孫名號余行祭畢有尊族鎡者居于墓傍來見還于東坡驛少憩向朝玄里謁侍中文敬公墓亦行祭文敬公為麗朝名相功烈俱載國史墓前無碑與石馬蓋以年代久遠之故也在後之孫不能責歸丘原於願有此馬晚八開城府留守俞泓選余於大廳與使贊正穆清殿泰奉朴名立同設酌府有小童令歌以侑觴十四日丁亥晴留開城以汝式病臂將欲針治故也朝都事李儼來叙話儼余之妻族也相見後出故承濟門外拜判書公墓墓在府南二十餘里多大洞公即侍中之玄孫平生履行散見於麗史雜書位不滿

德年未五十時人惜之云號曰堊堂頃在 恭僖

王中年有府人劉瑩域偷塋于墓後時許判書洽泰判沆在朝不勝痛疾呈官杖殺其人而不得墓之所在厥後 恭憲王丁巳年家君出為白川郡守因細訪于府之舊老鄭銓者指言其處閱視之次有石角微露于土際發而拭之則顯曰典理判書許某之墓極以為喜幸告于留守金尉經歷韓汝哲起墳堅碑物金韓二人亦公之外裔也家君有伴倘權春居于府下命主四時祀事至今不廢公之墓東有朴政堂遠墓即公之外祖考妣也余展謁後先以茶果告于政堂公墓遂行祭於判書公祭徹權春持肴酒果軟余脚亭午還府因卧移晷成小睡睡起府人鄭朋麟父子徐秀鄭銓徐應鳳鄭允謹來見應鳳乃花潭先生尊子允謹亦余妻族也日晚與汝式及朴知進安庭蘭將訪舊跡於城中經歷尹承吉來話夔與相叙臨發府人池希齡持小燭一雙以為行贐余卻之不得希齡者年五十餘雖在市井而每讀庸學恒以明其本心為先務其學類於禪而其志則不易得也彼世之號為士大夫者唯知利名之為重熱中奔走

老死而無寸得者滔滔皆是若比之斯人則其可謂黃鵠之於壤虫也歟吁遂詣松山書院再拜于祠前書院本為園隱花潭兩先生而設今已斷手丹青備而但餘稟規模尚未講定故空無青松院之後建祠宇三間繚以短牆其前別尊周垣講堂居中東西分兩庑而闢重門焉因訪花園遺址於院西只有寒蕪喬木而已所謂八角殿花草等皆已夷漫漶蕩無復可求問其殿基則人言村氓居之今有茅屋數間俯仰懷想多少感慨夫人主慶億兆之上擁四海之富方其得意之時窮心志之所欲崇飾臺榭因晝夜怠傲自以為萬世不拔之業豈知禍生所忽宗社淪覆曾未數百年而舊日之瓊宮瑤臺鞠為狐兔之鄉後之人雖欲尋其萬一而有不可得者不亦悲夫陟男山藉坐于巖石眺望甚濶此山在高麗中葉為權臣崔忠獻所據構草亭其上邀其君熙宗以落之令李奎報作記記文極其稱揚文人無行一至此極乎凡人少有才而義理不能勝其私欲則每每如是甚矣材華之不足恃也今人有能言語者則流俗便相推許夫觀人者當求其實行豈可以外顧為哉方奎

松謏
作松

報不遇之日發為詩文皆有玩世不恭之意若將棲
遯終老者而一失身於賊臣之門則呼牛呼馬惟其
所使其自左司諫貶為桂陽副使也上書哀乞於忠
獻曰僕之死生係明公一言嗚呼陋哉鄙夫可與事
君也哉鄭允璫携醪一壺以來環飲四五杯而罷又
向 景德官即 恭定王潛邸也周覽既訖將返
少坐于宮之西隅所謂蠶頭者已曠黑矣歸所館池
希齡乘夜來話自言其向學之意甚備歷歷可聽朴
著賢國老隨其尊府自黃州上洛通書於余余以夜
深不得相候是日 國忌而使令設肉饌余則不食
蓋以 顯陵忌也顯陵遽遷故國家用肉云

十五日戊子晴朝散開城歷迎賓館普通院向朴淵
路甚險巖將至洞口遙望白練一帶隱見於青林之
表促駕而進至于瀑布下却立而觀之則蓋天磨聖
居兩山對峙而闢開奇峰亂出若劍戟然有川自大
興洞合諸溪而到兩山間序瀉成洞中卵石島狀如
千斛大甕沉沉無底懷不可俯視者朴淵也其流溢
而為瀑布瀉于懸崖崖石為水所激白如截玉水勢
長可四五百尺落為深潭者所謂姑母潭也崖之左

石松杉楓樺挺出而鬱然境界幽奧而實為明麗洞
豁寒波所照草木含輝真天下絕勝也余與汝武陪
使設酌朴叅奉名立牛峰縣令尹伊麒麟察訪柳永
成亦在坐馬但人馬喧聒杯盤狼藉殊無雅致余昔
在庚午十月將歸于平壤與開城人安慶昌佩酒箏
騎而馳到則時十七日也坐久林月初生其光所及
遍散於澗谷宿鳥皆驚余樂甚賦詩二章敲火傾壺
夜艾而去若方之於今日則閑忙之態曾不同年
而語也酒罷余招汝武欲探大興洞泉石之勝著芒
鞋而上朴知進退而等諸人多從之者是時以天旱
沉虎頭于澗此何異甕中之蜥蜴乎殆類兒戲其可
笑也已因相隨或憩或卧至于觀音窟問居僧則皆
云大興尚遠不可探歷云汝武亦止之遂往觀太宗
臺而返于澗上使亦先至命酌數杯各話山水舊遊
少馬夕饌具余與汝武議以牛峰為邑殘弊方極而
且厨傳太豐多棄其餘則暴殄天物深為可恨今從
今以往務從簡素云日沒下雲居寺筵角交戛人聲
振于林壑余精神太沮喪大非遊山之佳興也寺距
澗五里餘寺僧困苦於將近皆感頗有深痛之色寺

有古畫一幅烟煤汚染丹碧漫漶余命燭照之則微
可辨乃宣德辛亥仲春釋守伊為上音巖和尚者作
真贊其文曰貌瘦枯古胸襟豁然跡同江月光輝大
千此亦古物也可供客中一解頤之資夕邀汝式同
宿于西上室夜聞杜鵑啼于後麓

十六日己丑晴平明發雲居指興義驛山高谷邃雜
樹掩翳一水回復而涉者十餘曲信乎予美所謂山
行一溪水曲折方屢渡者也昔余自朴淵由此達而
下也見路隅有村庄數十烟火相連頗似富庶今則
無一存者但有遺基經燒者二三處目之慘然生人
之日就離析至於如此可見政荒而民散也象我至
吾助川縣人設帳房以候川邊絕壁屏圍百許步其
形奇詭可玩許檢討名之曰回瀾石與魏黃門時亮
作詩令書吏俞深題額堅碑而去碑在野田中有沈
光寶社稷祠人也置田舍于平山地因掃先塋而來
持酒欲餞汝式遂與余同話問余禮文規處余略以
所聞奉答酒畢辭去入于朴淵午抵平山府坡平尹
璞元珍居于府西十五里傳道村時年六十二家君
曾與之有分最厚者其為人也尚志慕古至老彌篤

所居之側臨水有崖壁如障石理精鍊自書三代以
後上自聖賢善人下至一才一藝之可取者刻其姓
名字號朝夕瞻拜以寓景仰之意雖被笑罵而有不
恤焉名其臺曰臨碧思古巖曰大成道統聖賢敬義
亭曰求仁慕聖云其志非流俗人之所可易及也余
曾於白川髻巖時相面故一見歡喜共酌露酒府有
通引柳雲湖者閔恕初前為府使以其有才愛而教
之故臨別再三囑咐令護恤焉余招見命次安庭蘭
詩韻二篇頃刻而就文采清楚可觀非久於下賤者
也余贈筆一柄夕李斗章來見斗章余同閩人也是
夜月食

十七日庚寅晴朝府使李公之行來見發平山過寶
山驛至慈秀山一行下馬少憩設席于玉溜泉邊山
即董侍講越所名建碑具載其由與龔修撰用卿翠
屏山碑對立庇以小閣皆金僉知魯之筆泉乃許檢
討標出而為之誦者亦俞深之書揭板于閣東此山
崖石奇瓌林樾蒼翠可愛長川過于其下足為納涼
之地所謂玉溜泉者有泉從巖竇而落散布十餘道
若珠璣點滴大旱不渴壬申年韓編修世能飲之而